

一陣狂風

楊蔭深 著

上海
光華書局
印行

一陣狂風

楊蔭深著

上海

光華書局印行

1926

YANG IN-SING.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
髡彼兩髦，實維我儀。
之死矢靡它！
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
髡彼兩髦，實維我特。
之死矢靡慝！
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 鄘風柏舟

序

現在的劇團實在太荒涼了！許多自命爲戲劇界的忠臣，以前確實有過偉大的貢獻的，如今都搖身一變攢到銀幕中去，不是當導演，便是做主角，戴上一個明星的頭銜。誠然，在這舉國對於電影狂熱達到沸點的時候，誰還願意在荒涼的劇團中工作呢？有之，也無非幾個不甚得志的朋友罷了。

楊君蔭深，雖然不是一個不甚得志的朋友，但是因爲他生性孤僻，不投時好，終於被詐僞的

社會所摒棄。我們在他那篇影戲與社會之關係——民新影專的國文試題——的論文裏，就可以看出他對於社會的反抗精神，是很熱烈的；他說：『試想現代的社會，是不少的殘酷呀！一般的人們，都是在裏面做地獄生活的奴隸。我們當高豎旌旗，大喊一聲：把影戲來改革這萬惡的社會！』

楊君曾在上海美專用過苦功，他的繪畫據幾個內行說，却有創作的天才！可惜不在『模特兒』方面努力，所以至今還是一個無名的畫家咧。他又嗜好戲劇，讀過劇書很多。最近編了一個名叫一陣狂風的劇本，取材於民間傳說梁山伯和祝英台的故事。結構，對話，敘述，體式各方面都不錯；並且還可以搬上舞臺去排演。我讀了一過，立刻感到熱鬧，同時鼓起我編劇的興味不少。因此，就提起筆來替牠寫上幾句，作為介紹的意思。

徐公美 二六，八 一三。

寫在卷首的幾句話

我祇有慚愧，我祇有惶悚，不是嗎？像那是一般老作家所不肯允許，可以攬進一步在出版園裏佔了一個小小位置的我，現在居然大膽的把我不倫不類的東西出版了，這不是要使我對讀者說聲『慚愧』？又不是要使我自己『惶悚』無地嗎？呵！你倒會幹出這種的事情來呀。

似乎這是一個刻板的公例，一般出冊子的作家，必先要經過了一個過程。這就是一個作

家，先要靜靜修養，等到有其程度的時候，方才
可以下筆寫些作品。起先要投到雜誌上，附刊上
去發表一回，漸漸讀者有些知道你的尊姓大名，
那末，到那時你開始有你去逛出版園的資格了。
自然我是大違這一個公認的公例了。

但是我可以自信，我的作品固然是幼稚的，
當我寫這一篇的時候，我是用手執着筆來寫我
心裏所不可抑的話的。我斷不是像有許多的作
家，很命的用腦子來做。所以我自信這個劇本是
真正的創作，我想我有這樣的真情托付于這篇
裏，我把牠出版，也不負讀我這篇的人們的白費
幾許光陰吧！

現在再讓我把這篇劇本的一些經過說一
說：

那是暮春的一個晚上，太陽已經西沈的時
候，在校無聊，就獨個的跑到 C 書社去看看有沒
有新的書出版。一到那邊，以玻璃櫥外面看過
去，就可看到美麗而且生疎的封面，顯然有許多

新書到了。但像我的窮鬼，祇有想買的念頭，可沒有好買的權柄了，眼瞪瞪的祇有望望而已。其實這樣的我，已可和書局脫離關係，斷絕來往，可是我究竟怎樣的肯這樣來幹呢？

好了，新的書總莫飽過眼福一次。默默的出來，剛巧對面的一月小書攤，用盞煤油的黃燈，靠壁交易。平時是斷不會引起我注意的，今晚也許因為看了新書買不到的苦楚，要想到書攤裏去訴苦了；『呵！究竟還是你們呀！不過是幾個銅子就可以換得一本呢。』

也是同樣的目光去看那一排一排所列的書籍，但是我胆子大得多了，我有力量會去拿書來細看牠裏面的約略的內容了；我當時看的就是那冊『梁山伯祝英台全本』。

在我未看這冊裏面頭一句話之前，我就立刻的想起在家時，常常聽到人家說起的梁山伯故事和航船裏瞎子先生唱起的梁山伯新聞，這樣一連起的想來，不能不使我出了十個銅子來

買一冊了。歸來拋開別事，一氣看完，真是一段大好情史，確是那時我已有要想把這段編成一個悲劇的念頭，但是總沒有膽子來寫。一直等到有一天，偶在K書局買了一冊沫若先生編的『三個叛逆的女性』，我敬敬的把牠讀了好幾遍以後當時就想要完成還有一個叛逆的女性——蔡文姬——頓時就想起了好幾天前讀過『梁山伯祝英台全本』以後的想頭，于是就決計的想編了。總共廢了十幾天的功夫，編成了這樣的三幕。

現在我很感謝沫若先生，一來他替我引了編這篇劇本的動機；二來我編的方法，也都採取他的。我極希望沫若先生諒我的因襲！

全劇編完之後，我就想命這個劇的名稱，但是想來想去總無一個適當。總莫過了一夜的靜思，攢出了這個的名稱：『一陣狂風』。當我從腦裏攢出這個劇名的時候，我真是了不得的歡喜，因為這個劇的焦點就是一陣狂風時候，他們

備的相會。可是被一位朋友看到這個名稱，以爲是我去套取西林先生編的『一隻馬蜂』了，收束也是一樣的；其實我從來沒有看到過那篇劇本，不是那位朋友提醒我，恐怕我依然莫知，而一般讀者，也許有像我那位朋友的誤會說法，那可真冤枉我極了。

同一的時候，也有許多朋友反對我劇本要用這樣的編法。他們的理由，就是說我這個劇本只可以看而不可表演，是失了劇本原來的意思了。但是我以爲一個劇本在舞台上去表演，是要演員去表演的。劇本雖要寫各種表演的動作法，但也可以稍稍忽略一些，因爲我們在語言中就可以探得各種的表情了。所以我是不贊成演員去抄劇本的一舉一動的。至于說話方面。像這個的，雖然多帶文學氣味，不是普通的一般話，但我又以爲演員可以不要句句背劇本的語詞，祇要明白了這一段劇本裏所說的大意，話是可以改變的，譬如說：『愈其是說真實的人，反而是

虛偽的』，改起普通說話時，可以說：『越說是不做假事的人恰是假的』。同樣語氣方面一有男女老幼關係，有職業不同關係一也可以隨各個的區別而改變。所以我全篇所寫，是沒有語氣分別的。我每每看到人家編的劇本有分語氣的，總覺得厭其俗凡，我所以看了好幾遍『三個叛逆的女性』，也正是爲了這個的緣故。

末了，我謝謝光華書局不以我爲後進的處女作，居然允我以出版！我更謝謝我的老師公美先生肯替我作序！

十五年七月十五日自序于上海民新



他們就以爲愛戀是極猥污的舉動



這是枯井裏的吊桶嗎？



我是被他們強縛着，深拮着。



究竟我不是一個泥塑木雕的偶像呀！



太陽兒在天空哩！蝶兒在戀花呢！



牡丹花早已凋謝了。